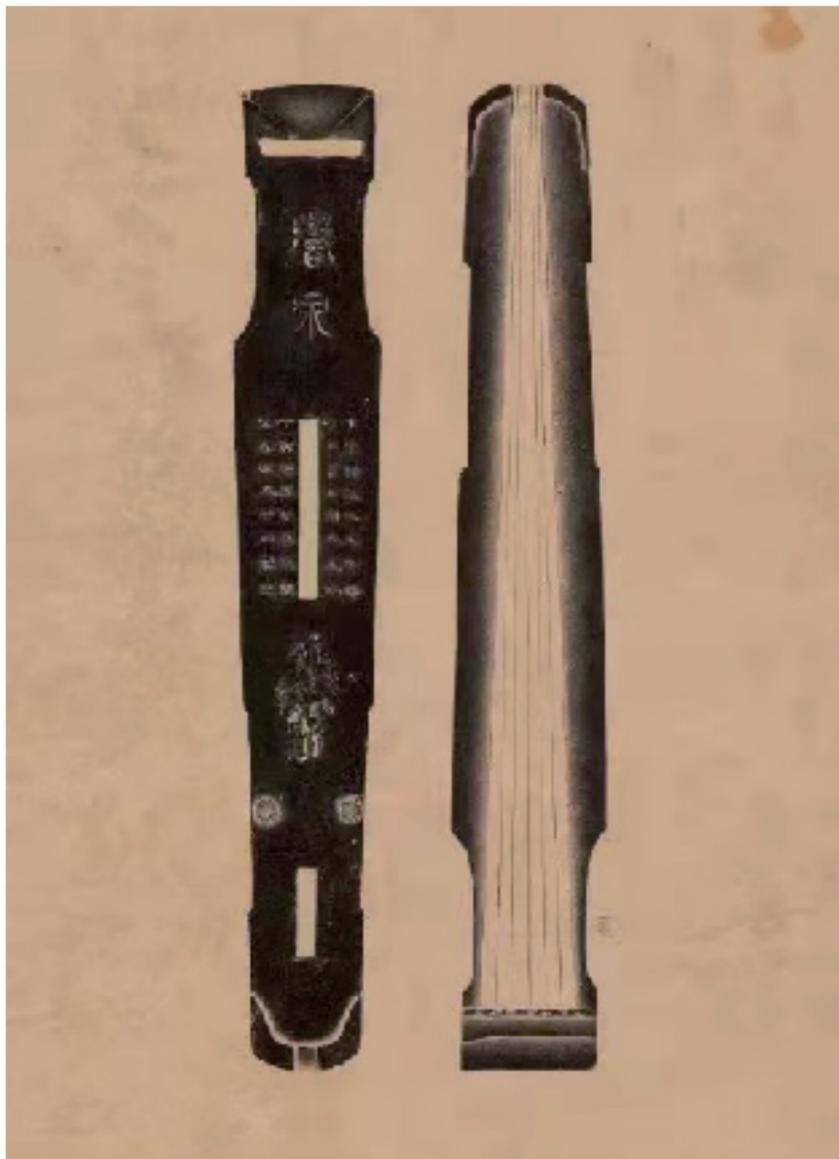


“人人尽说江南好，游人只合江南老。  
春水碧于天，画船听雨眠。”

## 湖山可亲·旧时明月琴犹在

◎ 记者 王珏



江南,无数中国文人的精神栖息,不止于一个地理概念。

它所包含的地域或许很广,然而杭州,却格外的显眼。自从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此留下了那首火爆南北、古今传诵的“江南忆,最忆是杭州”的诗句后,杭州,便几乎成为了江南的代名词,成为一个特别有温度、有画面的词。

提起杭州,哪怕没来过的友人,脑海中都不禁会浮现出西湖波静,钱塘潮涌,灵隐庄严,断桥秀美……还有那繁华的街巷,毓秀的山水,可口的



美食,若不信,大可以拉一个街头的路人来问,保不齐,他还能再给您说上几段关于杭州的传说故事。这就是杭州这座城市的魅力。

所有的这些美好,都有赖于一代代文人墨客对杭州文化的精彩描绘和记载。

然而,在这些文人墨客的身侧,有一件特殊的乐器,以其独特的音色,独有的韵味,独到的文化承载,令中国文人两千多年来为之着迷,并在2003年的11月7日,它从中国众多的文化传承和乐器中脱颖而出,成为了中国首批入选的“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”。

它,就是古琴。

“丝桐合为琴,中有太古声”。

没有任何一种乐器像古琴那样,把中国文化理义都包含在内:琴身长三尺六寸五,象征一年的三百六十五天;琴面上的十三徽分别象征十二个月与闰月;琴音分三种,泛音、散音、按音,分别代表天、地、人三种不同的境界……

或许你还记得,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,一副水墨画卷缓缓打开,一张古琴,一位乐师,一曲《太古遗音》,七弦冷冷,跌宕悠远,韵味无穷,那一刹那让全世界的观众游走太古,都领略了中国古琴的魅力。

“雅琴者,乐之统也,与八音并行,然君子所常御者,琴最亲密,不离于身。”——[东汉]应劭《风俗通义》



作为“琴棋书画”之首,“君子以琴书自娱”,古琴可谓中国文人不离左右的伴侣,你若曾有观赏过中国古代文人画卷,那么携琴访友,便是传统水墨画卷里的经典场景题材。

青山高远、小桥流水,古琴野鹤,这水墨晕染的景致,是无数文人的精神家园。然而古琴之音安静而遥远,抚琴至妙处,会有无念忘我、心骨俱冷、体气欲仙之感。美妙的琴曲,常令抚琴者神游霞外、悠悠不已。然而杭州坐拥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西湖,“两岸青山相送迎”的群山,犹胜画卷。当古琴遇见杭州,则满足了文人心中所有的幻想!

所以,白居易笑着来了,苏轼捻着长须也来了,就连那个梅妻鹤子清狂孤傲的林逋,放荡不羁才高命蹇的张岱……这一个个享誉文坛的大咖,都抱着古琴,徜徉在杭州这醉人的湖山里,手挥七弦。

如果你来到杭州,走过断桥,欣赏过“几处早莺争暖树”的白堤,那作为杭州的“老市长”——白居易,一定会笑着建



议你,去泛舟吧,他曾在月夜湖上泛舟弹琴,那可是人生乐事。

### 船夜援琴·白居易

鸟栖鱼不动,月照夜江深。身外都无事,舟中只有琴。

七弦为益友,两耳是知音。心静即声澹,其间无古今。

如果你感受过柔橹轻波,穿过绿柳连绵的苏堤,那么大胡子苏轼一定会笑着拉着你说,别着急,待得再迟一些,等到明月初升,再听着冷冷七弦,那滋味,呵!可不输给东坡肉。

### 西湖月下听琴·苏轼

我有凤鸣枝,背作蛇蚺纹。月明委静照,心清得奇闻。

当呼玉润手,一洗羯鼓昏。请歌南风曲,犹作虞书浑。

隐居孤山的林逋也来了,唤着你说,所谓游山玩水,只赏湖不游山那怎么行,我在孤山有一片梅林,一间竹屋,一床古琴,一瓶老酒,喝着酒,弹着琴。对了,得听一下我创作的古琴曲《梅梢月》,再于山上纵览眼底湖光山色,快哉!那才是人生乐事。

“西湖之胜,晴湖不如雨湖,雨湖不如月湖,月湖不如雪湖,能真正领山水之绝者,尘世有几人哉?”张岱背过手,幽幽道,朋友,还是随我去湖心亭赏雪,温酒抚琴吧……

“人事有代谢,往来成古今。江山留胜迹,我辈复登临。”



这里是杭州,贵在自然与人文的融汇,妙在山水与琴音的贯通。

山青水秀,荷红柳绿是这座城市的底色,故事传说,人文历史是这座城市的格调。移步其间,最好先翻开西湖,聆听古琴,在古迹遗韵里寻觅它的人文历史,在诗词曲赋中叩访它的才子佳人,在风花雪月间品读它的故事传说,在七弦冷冷上感受人文自然的天地和谐。

这里是杭州,令无数人魂牵梦萦,留下足迹和眷恋的杭州。那一城山水,不知吸引了多少古来贤者,又不知有多少后来人。循着旧时明月、踪迹追寻。无论是享誉宋明的浙派古琴,还是至今为人津津乐道,民国时期的古琴雅集“西湖月会”。虽已成过往。

幸运的是,湖山依旧,琴音犹在。

从未远去。